辽金官制与契丹语

孙 伯 君

金初"因辽旧俗",官制更是"踵辽官名",因此《金史》中有许多官名与《辽史》相同。本文通过对《辽史》、《金史》相关官名的考察,证以女真语词义,探知了《辽史》所载契丹语官名的内涵。明了这些契丹、女真语官名的本义,不仅可以为辽金史的研究提供根据,而且还可为两种语言尤其是契丹语研究提供资料,从而推动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的研究和蒙古语族语言史的建立。

关键词:官制　契丹语　女真语

作者孙伯君,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邮编 100081。

与阿尔泰语系其他古代语言相比,契丹语的研究相对薄弱,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辽国书禁极严,流传下来的契丹语文资料相对较少,尤其没有一本像记录西夏语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一样的字书传世;二是现存的番汉对译字书多是明代四夷馆编纂的,当时曾经作为北方主体民族的契丹族已经融入其他民族,契丹语也随之消亡,因此也没有一本像《华夷译语》、《女真译语》一样的"契丹译语"流传下来。契丹语研究进展缓慢,不仅影响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的研究和蒙古语族语言史的建立,而且使近年出土的大量契丹墓志等文献资料无法解读。正如贾敬颜在《契丹文》[①]一文中所言:"探求契丹字,理所当然地应该掌握契丹语,又可惜,古书中保留给人们的契丹语词汇,为数极其有限,更不用说完整的语句了。"

当代学者研究契丹语多根据汉文史籍的零星记载,如沈括《梦溪笔谈》所记:

刁约使契丹,为北语诗云:押燕移离毕(移离毕,官名。如中国执政官),看虏贺跋支(贺跋支,如执衣防阁),饯行三匹裂(匹裂,小木罍,以色绫木为之,加黄漆),密赐十魏狸(魏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果谷,嗜肉,狄人为珍膳。味如豚子而肥)。

《辽史》卷 116《国语解》中也用汉字标音记录了一些契丹语词,如:"阿思,宽大也。"作为考求契丹语的基础,这些资料都是弥足珍贵的,可惜对于一种语言的研究来说实在太少了,若要使契丹语研究有长足的进展,最重要的是拓宽考证范围,发掘更多可信的契丹语料。此前学界研究契丹语,多从古蒙古语或者与古蒙古语有渊源关系的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中寻找线索,当然,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看,这种研究是对路的,因为这些语言与契丹语同属蒙古语族,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但学界有关契丹语的研究对于女真语研究成果利用不够,尤其是

① 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1982 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词义的考证方面。尽管契丹语与女真语语族不同，但两种语言同属阿尔泰语系，有很多同源词。[①] 加之两个民族生活地域相连，女真曾长期处于契丹人的统治之下，制度和习俗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这种背景下，自然少不了语言的借用。金朝建立初期，礼制"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②]宋使许亢宗出使金朝"至涞流水。金国素无城郭、宫室，就以所居馆燕，悉用契丹旧礼"。[③] 金代的许多官名更是直接承自辽朝。《金史》卷55《百官志一》记载：

其后惟镇抚边民之官曰秃里，乌鲁骨之下有扫穆、脱朵，详稳之下有么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

通过对《金史》相关职名的考察，再辅以女真语词义，不仅可以进一步探知《辽史》所载契丹语官名的职掌，为辽史的研究提供根据，而且还可明了这些官名的本来意义，为契丹语研究提供语言资料，从而推动阿尔泰语系古代语言的研究。反过来，通过《辽史》相关官名记载的考察，对明确金代职官的渊源也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辽史》中保留契丹语最集中的地方是《百官志》和《营卫志》，史作者直接用汉字为契丹语标音，记录了很多辽代营卫和职官的名称。关于辽代的契丹语官名，王民信曾在《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④]一文中做过统计和研究，认为：

用契丹语作为职官名称的，在《辽史·百官志》中计有夷离堇、夷离毕、敌烈麻都、惕隐、林牙、于越、令稳、麻普、达剌干、敞史(?)、挞马、常衮、舍利、闸撒、先离挞览、秃里、乌鲁古、梅里、阿札割只、拽剌、小底、世烛、剋、抹鹤、马特本、辛衮、敞稳、牙书、阔林、沙里、选底、梯里已、麻都不、牙署、思奴古等名，然此等名称重复者夥，或为一名之异音，或为一职而名称稍异，归纳起来，亦不过二十余个，但是此等职称是否全系契丹所有，我以为是有很大问题的。如"世烛"本系汉语的"侍中"，"夷离堇"乃突厥语的"俟斤"，如是的追源溯流，加以分析，最后真正为契丹所固有者，实在寥寥无几。

《辽史》中的这些职官名称大多可在《金史》中找到，有些被金承继作为职官名，有些保留在女真语中。当然，正如王民信所言，这些官称有些借自突厥，有些源自汉语，学者多有论及，兹不具论，本文仅就《金史》中承自辽代或与辽代有渊源关系的官名做些钩稽。

[金]赤瓦(不剌海)*čiYa<[辽]楚古čugu：辽代职掌为"掌北面讯囚者"，汉义为"打"。

元明戏曲常借"赤瓦不剌海"为詈人该死之词。《魔合罗》三折："你问的成呵……重重的赏赐封官；你问不成呵，将你个……赤瓦不剌海猢狲头，尝我那明晃晃势剑铜锤。"《虎头牌》三折："才打到三十，赤瓦不剌海，你也忒官不威爪牙威。再打者。"《丽春堂》二折："则你那赤瓦不剌强嘴，兀自说兵机。""赤瓦不剌海"即《三朝北盟会编》中的女真语"窪勃辣骇"，义为"敲杀"。《三朝北盟会编》卷3《政宣上帙三》载："其(女真)言语则谓好为'感'或为'赛痕'，谓不好为'辣撒'，谓酒为'勃苏'，谓拉杀为'蒙山不屈花不辣'，谓敲杀为'蒙霜特姑'，又曰'窪勃辣骇'，夫谓妻为'萨那罕'，妻谓夫为'爱根'。"[⑤]

尽管金代"赤瓦"非官名，但其词义与辽官名"楚古"相当，《辽史》卷116《国语解》载："楚

① 从女真语上推契丹语的意义，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载《史学杂志》第24编第1号，大正二年(1913)]曾做过很好的尝试，而经历将近一个世纪，女真语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应该说可资利用的资料更多了。

② 《金史》卷35《礼志八》。

③ 《大金国志》卷3《太宗文皇帝一》。

④ 载《幼狮学报》第4卷第2期，1961年。

⑤ 具体考证参见孙伯君：《元明戏曲中的女真语》，《民族语文》2003年第3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古，官名。掌北面讯囚者。”《辽史》卷 61 有人名楚古。“赤瓦”的“瓦”与“楚古”的“古”表示一个音，其道理与用汉字“古”和“盌”表示一个音是一样的。一是这里契丹语、女真语辅音本不是 g，而是较 g 为弱的小舌音 γ。由于宋元北方汉语系统里没有与阿尔泰语相应的小舌音位，对译*q 只能兼用邻近的舌根音见系字或晓(匣)母字，对译*γ 一般用汉语疑、影母字。《辽史·百官志》“敞稳”，《辽史》卷 116《国语解》“亦作常衮”；“令稳”，《元朝秘史》作“领昆”或“领忽”；“详稳”，实同“辛衮”等道理同此。二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一样，由于单词的辅音韵尾-n 在构词中经常被替换掉，韵尾-n 因此很容易脱落。如：《金史·国语解》有“金曰按春(anchun)”，会同馆《女真译语·珍宝门》有“金曰按出(anchu)”；女真语“大”为“谙版(amban)”，又作“昂八(amba)”，《金史·国语解》载：“谙版勃极烈，官之尊且贵者。”会同馆《女真译语·人物门》载：“大人，昂八捏麻。”满语“大”也有两读，amban 或 amba。

女真语“赤瓦不剌海(赤瓦不剌、窪勃辣骇)”*čiγaburahai，汉义为“打杀”、“敲杀”，与满语 wabuha 相应。《满洲源流考》卷 18 载：“斡布哈，满洲语令其杀之也。”而《女真译语·人事门》云：“都古昧，打。”“都古”更与契丹语“楚古”音近。综上所述，辽代职掌为“掌北面讯囚者”的官名“楚古”，其契丹语本义为“打”。

[金]习尼昆*sinikun<[辽]思奴古(斯奴古)*sinugu：职掌为“掌本纥差役等事”，汉义为“将军”。

《金史》卷 55《百官志一》载：“其后惟镇抚边民之官曰秃里，乌鲁骨之下有扫稳、脱朵，详稳之下有么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卷 57《百官志三》“诸纥”下有“么忽一员，从八品，掌二详稳。司吏三人。习尼昆，掌本纥差役等事。拯马，随从也。咩纥、唐古纥、移剌纥、木典纥、骨典纥、失鲁纥并依此置”。又“诸移离堇司”下设“移离堇一员，从八品，分掌部族村寨事。司吏，女直一人，汉人一人。习尼昆，掌本纥差役等事。拯马”。“习尼昆”承自辽代官名“思奴古”。《辽史》卷 4《太宗本纪下》云：“(会同二年)五月乙巳，禁南京鬻牝羊出境。思奴古多里等坐盗官物，籍其家。”又有人名“斯奴古”，卷 78《萧思温传》载：“是夜，为庖人斯奴古等所弒。”《辽史》卷 116《国语解》云：“思奴古，官与敞史相近。”而据《辽史》卷 45《百官志一》载，辽代“四帐都详稳司，掌四帐军马之事”下设有“将军，本名敞史”。由此可知，辽代“思奴古”职掌近将军。《辽史》卷 78《萧思温传》的庖人斯奴古，卷 7《穆宗本纪》记作“辛古”：“是夜，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弒，年三十九。”卷 8《景宗本纪上》亦记作“辛古”：“保宁五年十一月辛亥朔，始获应历逆党近侍小哥、花哥、辛古等，诛之”。“辛古”音同“辛衮”，根据《辽史》卷 116《国语解》，“石烈辛衮，石烈官之长”。

辽代官制里的“详稳”借自突厥“相温 sangun/sängün”，突厥语“相温”又为汉语“将军”的音译。根据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辽“详稳”同“辛衮”：“‘详稳’的来源，我以为即是‘辛衮’的同名异译……详稳司既然是战斗单位，故详稳司的详稳都是武官，与都监、将军、小将军的性质同。”而从音理上分析，“辛衮”*singun 又同“辛古”*singu 或“思奴古”*sinugu。据《中原音韵》，“将军”近古北方汉语可拟音为*sianggiuɐn，与“思奴古”音近。如此，无论从职掌还是从音理上，都可认为“思奴古”是汉语“将军”的契丹语音译。

[金]谋克(么忽)*moqo<[辽]抹鹘*moho：职掌为“百夫长”，汉义为“族长”。

《金史》卷 44《兵制》：“金之初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其部长曰孛堇，行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三朝北盟会编》卷3作“毛毛可”：“其官则以九曜二十八宿为号，曰‘谙版孛极烈’（大官人），‘孛极烈’（官人）。其职曰‘忒母’（万户），‘萌眼’（千户），‘毛毛可’（百人长），‘蒲里偃’，牌子头，孛极烈者，纠官也，犹中国总管云。”《金史·国语解》载：“谋克，百夫长也。”留存的女真文官印作“*mo 木黑”或“*mo 木吉”。①

金代猛安谋克制度一直是《金史》研究的重点，对谋克制度的由来向有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此制度由来已久，正如王可宾《辽代女真官制考略》②所言：“从女真社会的历史来看，谋克一词在《金史》中虽最早见之于世祖之时，但其由来必甚久远，延用的历史也甚长久。”笔者认为《金史》“谋克”当承自辽代“抹鹘”、“么忽”。《辽史》卷45《百官志一》“某瓦里”下设“抹鹘”，《辽史》卷116《国语解》载：“抹鹘，瓦里司之官。”而据《金史》卷55《百官志一》：“其后惟镇抚边民之官曰夯里，乌鲁骨之下有扫稳、脱朵，详稳之下有么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则金承自辽的“么忽”、“习尼昆”都是“详稳”下的官职，既然辽代“思奴古”实同将军，“么忽”的职掌也应与之相近，都是行兵之官。

“么忽”、“抹鹘”与“谋克”音近，“谋克”在金代兵制中为百夫长，职掌也相近。《金史》卷55《百官志一》载：“猛安，从四品，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余同防御。诸谋克，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惟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谋克”女真语义为“族、乡、族长”，满语为mukuun，记作“穆昆”，《满洲源流考》卷18载：“穆昆，族长也，旧作谋克。”根据王可宾研究，“女真人的谋克村寨，是兵民合一的基层组织。是以《金史·兵志》说：‘诸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粮皆备焉。’《三朝北盟会编》也说：‘缓则射猎，急则出战。’因而，谋克一词便逐渐成了既是女真社会的基层组织及其长官的名称，也是武装力量基层组织及其长官的名称”。③

[金]挞马*dama<[辽]挞马*dama：汉义为“扈从、随从”。

《金史》卷57《百官志三》“诸乣”下有“挞马，随从也”。又在“诸猛安”、“诸谋克”、“诸部族节度使”、“诸移里堇司”、“诸群牧所”下都有“挞马”一职。根据“挞马”的上级机构“详稳”和“么忽”等都是承袭辽朝原有的官制，金朝“挞马”当承自辽代“挞马”。关于“挞马”词义，《辽史》卷116《国语解》解释说：“挞马狘沙里。挞马，人从也；沙里，郎君也。管率众人之官。后有只称挞马者。”又“挞马，扈从之官”。《辽史》卷1《太祖纪》载：“（阿保机）关弓三百斤，为挞马狘沙里。时小黄室韦不附，太祖以计降之。”卷8《景宗纪》载：“（保宁三年九月），又以潜邸给使者为挞马部，置官主之。”伯希和、白鸟库吉和杨志玖④均认为辽代的挞马是蒙古兴起时探马赤的最近语源。伯希和进一步认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答摩支”是“探马赤”的最早语源。伯希和《玄奘记传中之二突厥字》：“此答摩支似属人名，实为官号，观其名尾之支či可以证之。考其对音，或作tapma či，或作tama či，则昔有tama či官号，未经古突厥语文件所著录，然为13世纪

① 参见贾敬颜：《女真文官印考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② 载《史学集刊》1990年第4期。

③ 王可宾：《辽代女真官制考略》，《史学集刊》1990年第4期。

④ 参见[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中亚问题九注》之四《玄奘记传中之二突厥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中华书局1956年版；[日]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史学杂志》第24编第1号，大正二年(1913)；杨志玖：《辽金的挞马与元代的探马赤》，陈述主编：《辽金史论文集》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蒙古时代之载籍证其有之，此名在蒙古时代乃指一种特别骑兵队伍。……tama čin 或tama či，出于 tama，后一字亦在 13 世纪蒙古语中言之。除余前此所引诸例外，此字应亦为《辽史》卷 116 契丹语名挞马(tama)之对音，《辽史》名扈从之官曰挞马。"①

[金] 脱朵(彖多)*todo/*todo<[辽]脱朵* todo：职掌为"分掌诸富"，汉义为"忠诚"。

《金史》卷 55《百官志一》"群牧所下"："又设扫稳、脱朵，分掌诸富，所谓牛马群子也。"《金史》卷 101 有人名抹撚彖多(抹撚尽忠)。按《金史》官制"脱朵"当承自辽，《金史》卷 55《百官志一》载："其后惟镇抚边民之官曰秃里，乌鲁骨之下有扫稳、脱朵，详稳之下有么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辽史》虽未见"脱朵"，根据《金史》，当有"脱朵"一职。"脱朵"、"彖多"*todo，与明代女真语"团朵"相当，汉义为"忠诚、公正"。《女真译语·人事门》："团朵，忠。"满语"公正、忠直"为 todo，清语记作"托多"，《钦定金史语解》卷 12："托多，忠也。"此外，事实证明女真人汉名与族名在语义上是有关联的，《金史》徒丹按出，汉名锴，女真语"按出"义为"金"，而汉字"锴"古代为"金的重量单位"。抹撚彖多，汉名为"尽忠"，汉名即为其女真族名的意译，也可从侧面证明承自辽的金代官名"脱朵"意义为"忠诚"。

[金]陀满(陁满、驼满、鼉满、陀嫚、统门、鼉门、徒门、秃满)*tumon/tumun<[辽]特满*temon：汉义为"万"。

《金史》卷 65《谢库德传》载："申乃因、丑阿皆陀满部人。"《金史》卷 2《太祖纪》载："(辽主)自将七十万至鼉门。"《金史》卷 63 有人名陀满讹里也，卷 71 有陀满忽土(陁满忽吐)，卷 86 有陀满撒曷辇，卷 122 有陀满斜烈，卷 123 有陀满胡土门，卷 98 有驼满九住，卷 89 有鼉满蒲马，卷 87 有鼉满回海。《三朝北盟会编》卷 3 作"陀嫚"。《金史》卷 1 有"统门水温迪痕部"，《金史》卷 3 有"戊申，命以徒门水以西，浑噩、星显、僳蠡三水以北闲田，给曷懒路诸谋克"。

《金史》"陀满"承自《辽史》"特满"，《金史》卷 44《兵志》载："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抹之为言无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保亦作本)、蒲速斡、燕恩、兀者五群牧所，皆仍辽旧名，各设官以治之。……世宗置所七，曰特满、忒满(在抚州)、斡睹只、蒲速椀、瓯里本、合鲁椀、耶卢椀。"《辽史》卷 31《营卫志》"阿鲁盌斡鲁朵"下有"抹里八：曰蒲速盌，曰移辇，曰斡笃盌，曰特满，曰谋鲁盌，曰移典，曰悦，曰勃特本"。《辽史》卷 46《百官志二》有"特满军详稳司"。金代"陀满"，与明代女真语"土满、秃墨"相当，汉义为"万"，《女真译语·数目门》有"土满，万"，又有"一万，额木秃墨"。满语"万"作 tumen，清语记作"图们、土墨"，《满洲源流考》卷 18 载："图们，万户，满洲语万也。"《宁古塔纪略》有"万曰土墨"。《钦定金史语解》卷 3 载："图们，万数也。"《金史》"徒门水"即清代之"图们河"，现在之"图们江"。此外，亦赓《佳梦轩丛著·封谥翻清》载："太祖努尔哈赤长子广略贝勒褚英，赐号阿尔哈图土们，译言'广略'。"阿尔哈图，满文为 argatu，义为"谋略"，"土们"即 tumen，"万"，译为"广"。在蒙古语、突厥语、回鹘语这些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中，"万"一词均与女真语"陀满"*tumon 音近，如记录蒙古语的明初《华夷译语·数目门》记"万，土绵"，记录 11 世纪突厥语的《突厥语大词典》记"tümän 万"，②明代记录回鹘语的《高昌译语·数目门》记"万，土蛮*tümän"等。如上述考证不误，契丹语"万"

① [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中亚问题九注》之四《玄奘记传中之二突厥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

②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当为“特满”*temon。

[金]秃里*turi<[辽]挞林(挞凛、秃里、吐里、挞领、闼林、挞览、闼览、驼宁)*torin:金代职掌为“掌部落词讼,察非违者”,辽代职掌为“镇抚边民”,汉义为“察看”。

《金史》卷55《百官志一》载:“其后惟镇抚边民之官曰秃里,乌鲁骨之下有扫稳、脱朵,详稳之下有么忽、习尼昆,此则具于官制而不废,皆踵辽官名也。”又云:“秃里一员,从七品,掌部落词讼、防察违背等事。”《金史·国语解》载:“秃里,掌部落词讼,察非违者。”此官承自辽官名“挞林”,《辽史》卷116《国语解》载:“挞林,官名。后二室韦部改为仆射,又名司空。”《辽史》卷4《太宗纪》载:会同元年,以“二室韦闼林为仆射”。“挞林”又作“挞凛”,《辽史》卷85萧挞凛(挞览、闼览、驼宁);又作“秃里”,“吐里,官名。与奚六部秃里同。”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载:“其东北则有挞领相公,掌黑水等边事。”原注:“胡人呼‘挞’字如‘吞’字,入声,‘领’音近‘廩’。”按照余靖的语音描述,“挞领”即“秃廩”*turin,此与“秃里”当为同一官职,均为镇抚边民之官。依照《金史·国语解》的解释,“秃里”的职责为边民澄清冤案。其女真语本义当为“察看”,《女真译语·人事门》作“秃鲁”:“秃鲁哈剌,视、览。”《女真译语·通用门》云:“秃鲁哈剌团下孙,看守。”满语的相应形式为turambi,义为“澄清”。如上所述,辽代职掌为“镇抚边民”的官名“挞林(秃里)”,其契丹语本义当为“察看”。

[金]乌鲁古(斡鲁古、讹鲁古)*ulgu/olgu<[辽]乌鲁古*ulgu:职掌为“牧圉之官”,汉义为“孳息、牲口”。

《金史·国语解》载:“乌鲁古,牧圉之官。”《金史》卷57《百官志三》载:“诸群牧所,又国言谓‘乌鲁古’。”“乌鲁古”又作“斡鲁古”、“讹鲁古”,《金史》卷71有完颜斡鲁古(斡里古),卷88有唐括斡鲁古(讹鲁古),卷91有温迪罕斡鲁古。女真语“乌鲁古”承自辽,契丹语又作“殴里本”。《金史》卷44《兵志》载:“世宗置所七,曰特满、忒满、斡睹只、蒲速椀、殴里本、合鲁椀、耶卢椀。”“欧里本”注曰:“承安三年改为乌鲜乌鲁古,乌鲁古者言滋息也。”[①]《辽史》也曾出现“乌鲁古”一词,《辽史》卷116《国语解》载:“乌鲁古、阿里只,太祖及述律后受诨馔降时所乘二马名也,因赐诨馔夫妇以为名。”此“乌鲁古”,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根据《金史·国语解》有“乌鲁古,牧圉之官”,认为“可知辽朝的乌鲁古(即乌鲁国)亦是掌‘牧圉’之事……是以,疑太祖赐大诨馔名乌鲁古之称呼是官名,非马名”。辽金“乌鲁古”一词与满语ulga或ulha相当,汉义为“牲口”。金代放牧的地方及管理牧所的官员称“乌鲁古”即取其牧养“牲口”义。“乌鲁古”为阿尔泰语共有词,蒙古语“孳生”为“乌尔古”,《满洲源流考》卷18载:“乌尔古,蒙古语滋长也。旧作乌鲁古,今改正。解云牧圉之官盖取牧养蕃息之义。”

[金]移离堇*irigin<[辽]夷离堇*irigin:职掌为“统军马大官”,汉义为“聚集起来的东西”。

《金史·国语解》载:“诸移离堇,部落虚砦之首领。详稳、移离堇,本辽语,金人因之而稍异同焉。”《金史》卷57《百官志三》载:“诸移离堇司,移离堇一员,从八品,分掌部族村寨事。”金代“移离堇”源自辽代“夷离堇”,金“移离堇”当为“夷离堇”的异译,其职掌系“分掌部族村寨事”,

① 金承安三年(1198)改定的“乌鲜乌鲁古”,“乌鲜”应与《女真译语·方隅门》所记“斡失,上”相当,即为“上乌鲁古”,与“板底因乌鲁古”即“南乌鲁古”相呼应。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与辽代掌"军民之政"相类。[①]《辽史》卷 116《国语解》载:"夷离堇,统军马大官。"《辽史》卷 45《百官志一》载:"夷离堇,本名弥里马特本。改辛衮,会同元年升。"

关于辽代"夷离堇"前人多有考证,王民信据《唐书》卷 219《契丹传》所记"其君大贺氏,有胜兵四万,析八部,臣于突厥,以为俟斤。凡调发攻战,则诸部毕会,猎则部得自行",认为"俟斤"即"移离堇"之渊源,并进一步阐述:"今人岑氏突厥集史中,其附录有《突厥语及其相关外语之汉文译写的考定表》里有'俟斤'的译名:Ergin,irgin,erkan'俟斤、颉斤、奥鞬'。'俟斤'既作 Erkin,或 irken,二者皆系'夷离堇'之对音,奥鞬乃匈奴官名,据岑氏在同书中谓:'后汉南匈奴有左奥鞬(永寿元年下),汉书西域传之奥鞬,余曾证其为后世之 urgenj,然则奥鞬殆即匈奴之 Erkin 也。'若岑氏所证不误,契丹的夷离堇实源于俟斤,更远可追溯至匈奴,换言之契丹因袭于突厥,突厥又承之匈奴是。"[②]此外,《南齐书》称北魏有官号俟勤(即俟斤),其职"比尚书"。[③]而突厥语 irkin,《突厥语大词典》释为:"任何聚集起来的东西都可用 irkin 表示。葛逻禄人称首领为 kol irkin,也是来自这个词。意为'智慧像湖水一样丰富的人'。"[④]由此可知,辽金官名"移离堇"、"夷离堇""irigin,实源自突厥语 irkin,职掌为"统军马大官",本义为"聚集起来的东西"。

[金] 闸剌*jala<[辽]札剌(只剌里、闸腊)*jala:汉义为"行人、通事"。

《金史》卷 84《耨盌温敦思忠传》载:"及辽人议和,思忠与乌林达赞谋往来专对其间,号闸剌。闸剌者,汉语云行人也。"[⑤]按金"闸剌"当源自辽代"札剌"或"只剌里"。《辽史》卷 88《耶律资忠传》载:"耶律资忠,字沃衍,小字札剌,系出仲父房。……初,高丽内属,取女直六部地以赐。至是,贡献不时至,诏资忠往问故。高丽无归地意。由是权贵数短于上,出为上京副留守。三年,再使高丽,留弗遣。……九年,高丽上表谢罪,始送资忠还。"冯家昇《辽史初校》云:"(圣宗开泰九年)五月庚午,耶律资忠使高丽还,王询表请称藩纳贡,归所留王人只剌里,只剌里在高丽六年,忠节不屈,以为林牙。"《辽史》卷 106《萧札剌传》载:"耶律资忠重之,目曰颉山老人。"傅乐焕《辽史丛考·辽史复文举例》"后记"据以上记载,认为:"'只剌里'为'札剌'之异译,资忠小字也。可为本文增一例(王询表请称藩以下,当为资忠使高丽还一语之复出)。忆《金史》某人传云:'札剌',女真语行人之意。女真此语当又袭自契丹,故札剌或原非资忠字。"此外《辽史》卷 31《营卫志》"监母斡鲁朵"下"抹里十一"有"闸腊",当与"札剌"同。

考"闸剌"的语义,与《女真译语》"召剌埋",义为"奏报"的名词形式相当,《女真译语·器用

① 参见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幼狮学报》第 4 卷第 2 期,1961 年。

② 王民信:《辽史"契丹语官名"杂考》,《幼狮学报》第 4 卷第 2 期,1961 年。

③ 《南齐书》卷 57《魏虏传》。

④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第 116 页。

⑤ "行人"古代为使者的通称,即通事。《左传·襄公四年》云:"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注:"行人,通使之官。"此外,"行人"还是古官名,掌朝觐聘问。周官有大行人、小行人;汉代为大鸿胪官,后改为大行令;明代设行人司,掌传旨、册封等事。洪皓《松漠纪闻》载:"金国之法,夷人官汉地者皆置通事(原注:即译语官也,或以有官之人为之),上下重轻,皆出其手,得以舞文招贿,三二年皆致富,民俗苦之。有银珠哥大王者(原注:银珠者,行第六十也),以战多贵显,而不熟民事,尝留守燕京,有民数十家负富僧金六、七万缗不肯偿,僧诵言欲申诉,逋者大恐,相率赂通事,祈缓之。通事曰:'汝辈所负不赀,今虽稍迁延,终不能免。苟能厚谢我,为汝致其死。'众皆欣然许诺。僧既陈牒,脆听命。通事潜易他纸,译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动天,以苏百姓。'银珠笑,即书牒尾,称塞痕者再。庭下已有牵拢官二十辈驱出之,僧莫测所以。扣之,则曰:'塞痕,好也,状行矣。'须臾出郛,则逋者已先期积薪,拥僧于上,四面举火。号呼称冤不能脱,竟以焚死。"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门》载:“召剌埋委勒伯,奏事。”又《女真译语·人事门》载:“委勒伯,事。”《女真译语·通用门》载:“召剌埋拙厄林,奏报。”而作为两国交往的使者,“闸剌”又与满语 jala 相当,满语 jala 常用义为“媒人”,《钦定金史语解》卷 6 载:“扎拉,媒人也。卷八十四作闸拉。”从上述考证可知,契丹语“札剌(只剌里、闸腊)*jala”,汉义为“行人、通事”。

[金]札失哈*jasha<[辽]闸撒狘*jasaq:职掌为“掌宫卫之辈”,汉义为“法度”。

《金史·国语解》“官称”载:“札失哈勃极烈,守官署之称。”按《金史》“札失哈”当源自辽代官职“闸撒狘”或“闸撒”。《辽史》卷 45《百官志一》有“某抹里。闸撒狘”。《辽史》卷 31《营卫志》载:“凡州三十八,县十,提辖司四十一,石烈二十三,瓦里七十四,抹里九十八,得里二,闸撒十九。”《辽史》卷 116《国语解》载:“闸撒狘,抹里司官,亦掌宫卫之禁者。”根据《辽史》的上述记载,“闸撒狘”与金代的“札失哈”职掌相同。而“闸撒狘”的语源当为蒙古语 jasaq,义为“法度”、“政治”。《钦定辽史语解》卷 2 载:“扎萨克,蒙古语政治也。卷三十一做闸撒。”贾敬颜云:“‘狘’音 hue,疾走貌;‘闸撒’即 jasa(札撒)或 jasah(札撒黑),言治理,言法度,等等。元代名法律为‘札撒’或‘牙撒’,蒙古语 j、y 是互通的。”①《元朝秘史》第 153 节有“札撒黑”旁译“军法”;第 197 节有“札撒黑”,旁译“法度”。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1 年版)“扎撒”条:“(扎撒)就字面说,应当是蒙古语 jasaq 的对音,训‘法令’,‘条法’。”满语 jasak“札萨克”为清代蒙古地区的旗长。由此,辽代“掌宫卫之辈”的官名“闸撒狘”,其语义为“法度”。

综上所述,根据《辽史》、《金史》相关官名的历史记载,笔者不仅考察了金代部分职官与辽代的渊源关系,进一步探知了《辽史》所载契丹语官名的职掌,而且通过女真语,明确了《辽史》中《百官志》所载官名的契丹语本来意义,所涉及的契丹语词有:楚古čugu,辽代职掌为“掌北面讯囚者”,汉义为“打”;思奴古(斯奴古)*sinugu,职掌为“掌本纰差役等事”,汉义为“将军”;抹鹘*moho,职掌为“百夫长”,汉义为“族长”;挞马*dama,汉义为“扈从、随从”;脱朵* todo,职掌为“分掌诸富”,汉义为“忠诚”;特满*temon,汉义为“万”;挞林(挞凛、秃里、吐里、挞领、闼林、挞览、闼览、驼宁)*torin ,金代职掌为“掌部落词讼,察非违者”,辽代职掌为“镇抚边民”,汉义为“察看”;乌鲁古*ulgu,职掌为“牧圉之官”,汉义为“孳息、牲口”;夷离堇*irigin,职掌为“统军马大官”,汉义为“聚集起来的东西”;札剌(只剌里、闸腊)*jala,汉义为“行人、通事”;闸撒狘*jasaq,职掌为“掌宫卫之辈”,汉义为“法度”等。

〔责任编辑 贾 益〕

① 贾敬颜:《契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1982 年。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eastward migration of the Shatuo Tujue (ancient Turk),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migration may be divided by and large into three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which started in 790 AD, Shatuo Tujue moved from Tingzhou to Ganzhou. In the second stage, they followed an indirect very hard route. The Shatuo Tujue moved southward to the Hewai areas (the south of the Huanghe River in the present Qinghai province) in 806 AD, and went into the region governed by Tang dynasty in 808 AD. Then they traveled eastward down the Xiqingshan Mountains and Taoshui River and northward to the Shimen Mountain. After passing Linzhou, they finally arrived in Yanzhou. The third stage was easier than the second one. They left Yanzhou, passed eastward Xiazhou and Yinzhou, crossed Huanghe River, and arrived in Yunzhou and Suzhou.

Keywords: the late Tang; Shatuo Tujue (ancient Turk); migration.

The Officer System of the Liao and the Jin and the Khitan Language

…… **Sun Bojun** (72)

Abstract: The earlier Jin dynasty adopted the Liao's custom, and kept a lot of the official names of the latter. So lots of official names in the Jin-Shi (the History of the Jin) were the same as ones in the Liao-Shi (the History of the Liao). Taking the Jurchen words as evidence,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official names in the Jin-Shi and Liao-Shi, and discussed the meaning of the official names. Having understood the official names' original meaning, we can not only provide sources for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Liao and Jin dynasty, but also for the studies of the two languages, especially Khitan. This can promote the studies of ancient Altaic language famil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ongolian branch.

Keywords: officer system; Khitan language; Jurchen language.

Rise and Fall of Kantu: A Historical Study of an ancient People of the Tibet-Burmese Language Branch

…… **He Ping** (80)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historic records and previous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and outside China, the author makes a deep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Kantu. As an ancient people of the Tibet-Burmese language branch, Kantu is likely to develop from the Caintu of Xi Nan Yi (ancient ethnic groups in south-western China). During the 12th - 13th century the Kantu people resided in an expansive area expanding from the boarder area between the present Sichuan province and Yunnan province to Burma. In the late 13th century, the Yuan Dynasty occupied Kantu. Since then, there have been no record of Kantu in Chinese annals, and they were likely to have merged into peoples like "LuoLuo". In Burma, too, most Kantu people had merged into the local people, with only a few remaining in remote mountain forests of northern Burma and keeping their own name and custom all along. Thus, these become the living fossil for studies of ancient Kantu.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